

「声音」

齐东方

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发现

「东方」

见证

带着五星红旗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人不能不相信运气,也不能不相信真诚。特别是考古这个职业,有的人辛辛苦苦一辈子,也没遇到过有价值的发现,而有的人一生中却有多次碰上重要的遗迹,而且是偶然的发现。但是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中似乎也蕴含着必然性。”

齐东方至今还保留着20多年前“中日尼雅遗址考古队”的制服。这件蓝灰色卫衣的背面印着醒目的两个字——尼雅。

回忆起当年在尼雅遗址的发掘往事,齐东方历历在目:1995年10月,昆仑山下,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着考古发掘工作。当年中日联合考古队有粗略分工。中国考古队当时计划去发掘一处编号为N14的宫殿遗址,结果在沙漠中偶然发现露出的木材,“根据考古经验,我们判断这个木材是加工过的,应该是一处墓葬,就下车去看看。”到了现场,考古人员确认此处果然是一处墓葬,于是临时改变计划开始发掘,希望墓葬能提供关于尼雅古城更多的信息。

齐东方告诉记者,按考古工作程序,清理遗物时应层层照相、绘图。8号墓的顶部上散落着木棒、杂草,照相后清除杂草,便见到了木棺顶部覆盖的毛毡

「东方」

见证

带着五星红旗的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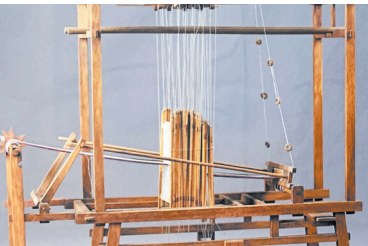


近期爆款舞剧《五星出东方》以舞剧诠释国宝 图据视觉中国

齐东方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随葬的物品上为何会出现这几个字,尤其是中国这个词,最早是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没想到在古人的随葬品上还能看到这两个字。”在进入尼雅的前一天,他从和田带了一面五星红旗。一到营地,他就和队友刘玉生将这面旗升了起来,当时他肯定没想到,他的名字和这面五星红旗成了这次发掘工作中最大收获的隐喻。

回忆起当年的发掘工作,齐东方

延伸阅读



老官山汉墓汉代蜀锦织机复制版 资料图片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出土时,曾有很多学者推测是蜀地制造的锦,但也无法找到更多的证据支持。蜀地织锦的诸多细节,还需要更多材料加以丰富完善。但2012年夏,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一座西汉时期的墓地中,四部泡在一水中的竹木质织机模型重见天日,则成为故事的转折点。

毯。毡毯较厚,其上有花纹,但糟朽严重,一触即破,但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清扫、拍照。处理完表层,大家准备好绘图、摄影器材,准备开棺。

“沙漠考古的特点是眼神要准,动作要快,因为风沙随时都可能把清好的地方覆盖,强烈的日照对文物也会起破坏作用。”他说,一切准备就绪,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吕恩国、李军、阮秋荣四人合力把棺盖抬起,“我不能不吃惊,果然又是一个重大发现。”只见,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棺墓,墓内葬2人,女左男右,上盖织物。女性左侧有镜袋,脚下有器座、陶罐、木盆、木碗,木盆里有早已干燥了的食物。男性脚下也有器座、陶罐、木盆、木碗,右侧有箭、箭筒、弓、弓囊。墓葬年代大体上相当于东汉末或魏晋时期,墓中之物从未扰乱过,完整显示着当年下葬时的情景。“最使我难忘的是,当时我们见到墓内尸体中部的织物中露出一点色彩斑斓的织锦,在沙土掩盖中格外醒目,是吕恩国一点点地将这块锦翻开,随着他的手轻轻移动,织锦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花枝,还陆续看到蓝底白色织出的汉文‘国’‘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场所有人非常震惊。”



近期爆款舞剧《五星出东方》以舞剧诠释国宝 图据视觉中国

动情地说,紧张的工作之后,大家仍沉浸在喜悦之中时,他想起进入尼雅前一天,在和田时特意带来的国旗,非常得意地说,织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显然是吉祥之语,其中的“东方”正是他的名字。“我的名字、我带的国旗和我升旗的经历,又有中方考古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发现,简直就像是预言一样——也许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考古经历了。”他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

成都老官山织机模型成功复原

四部西汉时期织机模型经过专家们的深入研究,确认属于提花织机。提花织机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通过上万根丝线,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一部“编码”。工人在纺织时的“选综”,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还具有滑框和连杆两种不同的编码技术手段,织出的花纹出格当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老官山汉墓中出土的除了四台织机模型之外,还有形态各异的织机俑,以及摇纬车、经耙、立柱等纺织用具。将汉代织锦的工作场景生动再现。

2014年,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专项“汉代提花技术复原研究与



新疆喀什高台民居历史文化街区,大门上方的装饰图案和文字源自“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图据新华社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五色,织出了星纹、云纹、茱萸纹和孔雀、仙鹤、辟邪、虎豹等瑞禽兽纹样,搭配上文字,当真是气势非凡。织锦面积不大,边缘用白织物缝边、上下各缝出3根长条带,是一件完整独立的物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片不大,文字却清清楚楚。由于蓝、白相间,文字更为突出,文字的内容看上去简直就像当代词语。

齐东方说,按照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的研究,《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指“京师、城中”的意思。考古发现实物中最早的“中国”一词,出现在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中国”一词起源于周武王时期,西周时期较明确的是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中国传统文化视天下为一家,夏商周时期,“夏有万邦”即承认一个不确定的中心,并组成松散联盟式的“中国”。秦汉统一后,中原文化广泛传播,纳入“中国”地理、文化概念中的地域扩大,汉晋时期仍是指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地区。

再说“五星”二字。《汉书·天文志》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这似乎是占卜之语。古代“五星”指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和镇星,分别为现代天文学中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古人发现了它们在太阳系内相对位置不变,并用它们的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体现了汉晋时期对天象的认识和对强盛吉利的祈求,这种祝福吉祥语词,在当时比较流行。

在尼雅遗址出土的不少织物上都有汉字,比如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等。谈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齐东方表示,其意义十分重要。它能够证明古代中原与西域的交流非常密切。织锦在当时非常珍贵,属于古代非常高档的奢侈品。这些东西能够传到尼雅也就是古代的精绝国,至少说明西域当时和中原地区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还是绿洲,经由丝绸之路与汉代中央政府关系密切。

此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产地有一定的争议,但老官山织机侧面证明这块锦可能是蜀锦。从当时来说,织锦属于是高精尖技术,所以生产出来的都是高档的奢侈品。像“五星出东方”这样等级的锦肯定是中原生产的,最大可能就是四川的蜀锦。

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典型案例,是业界首例对“五星锦”的原机具、原工艺、原技术复原。

如果说织机是硬件,提花程序是软件,那么完美地将之组合成一套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提花技术体系。程序员根据设计编制提花程序,然后电脑工程师将程序安装到织机上去,只要开动这样的织机,就像一键式开启电脑一样,操作员只要按照步骤进行操作,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华美丝绸。可以说,这套系统是独步天下的。依靠这套生产体系,丝绸生产实现标准化、批量化和产业化,丝绸之路提供优质货源,使丝绸真正成为开启丝绸之路的原动力。



齐东方在乞力马扎罗山

什么是考古?对于齐东方而言,考古就像是一场解谜游戏,他从前人在遗迹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推测出土器物的功用,尽可能去还原古人生活风貌。“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发现。”

齐东方认为,考古是一门最开放的学科,因为它和各个行业都有关系,比如说前段时间大热的三星堆发掘,大家可以发现,现场除了考古工作者,还有各种各样专业的人,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医学的、丝绸的,甚至还有研究病理的。“考古

丝路穿越千年的相逢

早在先秦时期,蜀人就以养蚕、制造丝织品著称,古代记载中称这种丝织品为“锦”。战国时蜀锦已驰名当世。秦灭巴蜀后,筑成都城,特设锦官。到汉代,蜀锦已名闻天下。成都有锦江,城又称锦官城,得名均与其发达的蚕丝业有关。

成都是南、北丝绸之路及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西南地区商品集散中心,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对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作出了独特贡献。作为对外贸易的著名商埠,成都也是漆器、丝绸、铁器等大宗富产品的制造中心,商贩从成都将蜀地的特产,诸如漆器、铁器、蜀布、蜀马、蜀酱等远销海内外。出使西域的张骞曾在中亚大夏国见到过产自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得知这些物品已远销至身毒(古印度)。

在中华文明对外交往史上,蜀锦有着辉煌的功绩。成都的蜀锦是南、北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当河西走廊因战乱中断后,以成都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取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蜀锦等商品经岷江河谷和陇西地区,进而运至西域、中亚,并远销至波斯地区和欧洲。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给敦煌研究院的“敦煌遗书”电子版显示,一卷文书明确提到了“西川织成锦”“彭山绫”等说法,彭山正是指现在的四川彭山。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蜀锦护臂,证明成都很早就融入北方丝路,并通过这条道路发挥着向西域和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文明对话,凝聚出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赢的基本价值。在千年丝路交往史上,成都人用智慧、勇气和汗水开拓了连接亚欧非大陆各文明的人文、贸易、交通道路,与丝绸之路沿线人民共同铸就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成都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禀赋,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传统因素和外来因素不断交汇和转

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总有一些东西好像在等待着你。未知,对人们本身就是吸引力,这是考古学的一个特点。考古学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他表示,对于考古来说,摆在那里的是实物,肯定真实可靠。通过考古发现再结合历史文献,历史变得有视觉,有触觉,有听觉。就像编钟,你甚至可以听到两千年以前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我们说,考古其实也是读书,它读的是‘地下’这本书,这本书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文字的。要想读懂这本书,就得学会怎样发掘。必须通过科学的发掘,才能更好地知道如何寻找这本书,并读懂它。”

这条学术之路,处处都有命运的“纯属偶然”。选择考古专业是“鬼使神差”。报考那一天,他才知道考古的“古”不是骨头的“骨”,是古代的“古”。那时讲“干一行爱一行”,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都要闪闪发光,他发奋读书,越学越喜欢。

“一个人内心如果没有震撼,没有激情,就做不好学问。”前几年,他登顶了乞力马扎罗山,在泰国拿下了潜水证,为纪念夫人退休,两人一起去瑞典跑了马拉松,最终共同冲线,“被自己感动得眼冒哗哗地淌”。除了学科范式里的知识、技术、理论,齐东方更相信“功夫在诗外”。

丝路穿越千年的相逢

换、发展,形成了文化多元、开放互鉴、趋同存异的城市韵律和发展气象,把天府文明的优势和辉煌发挥到了极致,使其4500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绵延不断、流传至今,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格局。走进历史,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透过文物的故事,解读天府文明的密码。历史与现实结合,彰显出强大生命力;文化与城市交融,更具时代价值。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成都的使命和责任。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如今的成都凭借双流和天府两大机场的数百条航线,越过群山,拉起一张“云上高速网”。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背景下,成都与重庆联合打造中欧班列(成渝)品牌。以成都为枢纽的国际班列通道可连通境内外100余个城市。一列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四方汇聚成都,踏上通往世界的旅程,新“丝绸之路”已然拉开帷幕。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见证了新旧丝路穿越千年的相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都更加主动、自信地参与国际人文交流,着力宣传和推广以蜀锦等为代表的丝路文化,要进一步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突出“双向拓展、全域开放”,建强泛欧、泛亚空港、陆港“双枢纽”,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和国际陆海联运“双走廊”,开启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凝聚城市精神,引领城市文化建设方向,以促进民心相通为社会根基,进而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让开放的成都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大展宏图。

李单晶: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成都市金沙智库研究会特约研究员